



中国经典名著

资治通鉴

(二十六)

〔宋〕司马光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卷第二百五十三	1
卷第二百五十四	20
卷第二百五十五	39
卷第二百五十六	59
卷第二百五十七	78
卷第二百五十八	98
卷第二百五十九	116
卷第二百六十	137
卷第二百六十一	156
卷第二百六十二	174

卷第二百五十三

【唐纪六十九】

起强圉作噩，尽上章困敦十月，凡三年有奇。

僖宗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下乾符四年（丁酉，公元八七七年）春，正月，王郢诱寔入舟中，执之，将士从寔者皆奔溃。朝廷闻之，以右龙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诸道招讨使，先征诸道兵外，更发忠武、宣武、感化三道、宣、泗二州兵，新旧合万五千余人，并受皓节度。二月，郢攻陷望海镇，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葆退守唐光。诏二浙、福建各出舟师以讨之。

王仙芝陷鄂州。

黄巢陷郢州，杀节度使薛崇。

南诏酋龙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国中亦疲弊。酋龙卒，谥曰景庄皇帝；子法立，改元贞明承智大同，国号鹤拓，亦号大封人。法好畋猎酣饮，委国事于大臣。闰月，岭南西首节度使辛说奏南诏遣陀西段瑳宝等来请和，且言“诸道兵戍邕州岁久，馈饷之费，疲弊中国，请许其和，使羸瘵息肩。”诏许之。说遣大将杜弘等赍书币，送瑳宝还南诏，但留荆南、宣歙数军戍邕州，自馀诸道兵什减其七。王郢横行浙西，镇海节度使裴璩严兵设备，不与之战，密招其党硃实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输器械二十馀万，舟航、粟帛称是。敕以实为金吾将军。于是郢党离散。郢收馀众，东至明州，甬桥镇遏使



刘巨容以筒箭射杀之，馀党皆平。璩，谓之从曾孙也。

三月，黄巢陷沂州。

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贼帅柳彦璋剽掠江西。

陕州军乱，逐观察使崔碣；贬碣杯州司马。

黄巢与尚让合兵保查牙山。

五月，甲子，以给事中杨损为陕虢观察使。损至官，诛首乱者。损，嗣复之子也。

初，桂管观察使李瓚失政，支使薛坚石屡规正之，瓚不能从。及瓚被逐，坚石摄留务，移牒邻道，禁遏乱兵，一方以安。诏擢坚石为国子博士。

六月，柳彦璋袭陷江州，执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彦璋亦自附降状。敕以彦璋为右监门将军，令散众赴京师。以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彦璋不从，以战舰百馀固湓江为水寨，剽掠如故。

忠武都将李可封戍边还，至邠州，迫胁主帅，索旧欠粮盐，留止四月，阖境震惊。秋，七月，还至许州，节度命名崔安潜悉按诛之。

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三道兵与战，不利，贼遂围宋威于宋州。甲寅，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杀贼二千馀人，贼解围遁去。王鐸、卢携欲使张自勉以所将兵受宋威节度，郑畋以为威与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为所杀，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携诉于上，求罢免；庚辰，畋请归浚川养疾；上皆不许。

王仙芝陷安州。

盐州军乱，逐刺史王承颜，诏高品牛从珪往慰谕之，



贬承颜象州司户。承颜及崔碣素有政声，以严肃为骄卒所逐，朝廷与贪暴致乱者同贬，时人惜之。从珪自盐州还，军中请以大将王宗诚为刺史。诏宗诚诣阙，将士皆释罪，仍如优给。

乙卯，王仙芝陷随州，执刺史崔休征。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遣其子将兵救随州，战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将凤翔五百骑赴之，仙芝遂转掠复、郢。忠武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间道逃归。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宣武节度使穆仁裕遣人约还。

冬，十月，邠宁节度使李侃奏遣兵讨王宗诚，斩之，馀党悉平。

郑畋与王鐸、卢携争论用兵于上前，畋不胜，退，复上奏，以为：“自王仙芝俶扰，崔安潜首请会兵讨之，继发士卒，罄供资粮。贼往来千里，涂炭诸州，独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援张自勉，解宋州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今蒙尽以自勉所将七千兵令张贯将之，隶宋威。自勉独归许州，威复奏加诬毁。因功受辱，臣窃痛之。安潜出师，前后克捷非一，一旦强兵尽付它人，良将空还，若勍敌忽至，何以枝梧！臣请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馀三千人使自勉将之，守卫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潜愧耻。”时卢携不以为然，上不能决。畋复上言：“宋威欺罔朝廷，败衄狼藉。又闻王仙芝七状请降，威不为闻奏。朝野切齿，以为宜正军法。迹状如此，不应复典兵权，愿与内大臣参酌，早行罢黜。”不从。

河中军乱，逐节度使刘侔，纵兵焚掠。以京兆尹窦瑒为河中宣慰制置使。



黄巢寇掠蕲、黄，曾元裕击破之，斩首四千馀级。巢遁去。

十一月，己酉，以窦璟为河中节度使。

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遣人说谕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长等请降于复光，宋威遣兵于道中劫取君长等。十二月，威奏与君长等战于颍州西南，生擒以献；复光奏君长等实降，非威所擒。诏侍御史归仁绍等鞫之，竟不能明。斩君长等于狗脊岭。

黄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诏颍州刺史张自勉将诸道兵击之。

江州刺史刘秉仁乘驿之官，单舟入柳彦璋水。贼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斩彦璋，散其众。

王仙芝寇荆南。节度使杨知温，知至之兄也，以文学进，不知兵，或告贼至，知温以为妄，不设备。时汉水浅狭，贼自贾陂度。

僖宗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下乾符五年（戊戌，公元八七八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温方受贺，贼已至城下，遂陷罗城。将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温犹不出。将佐请知温出抚士卒，知温纱帽皂裘而行；将佐请知温擐甲以备流矢，知温见士卒拒战，犹赋诗示幕僚，遣使告急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福悉其众自将救之。时有沙陀五百在襄阳，福与之俱至荆门，遇贼，沙陀纵骑奋击，破之。仙芝闻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招讨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东，所杀万人，招降散遣者亦万人。敕以宋威久病，罢招讨使，还青



州。以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自勉为副使。

庚戌，以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

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之子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戍蔚州。时河南盗贼蜂起，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与牙将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等谋曰：“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吾属虽各拥兵众，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众以为然。君立，兴唐人；存璋，云州人；志勤，奉诚人也。

会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水陆发运使，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尽忠遣君立潜诣蔚州说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机事已泄，缓则生变，何暇千里稟命乎！”于是尽忠夜帅牙兵攻牙城，执文楚及判官柳汉璋等系狱，自知军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帅其众趣云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众且万人，屯于斗鸡台下。壬申，尽忠遣使送符印，请克用为防御留后。癸酉，尽忠械文楚等五人送斗鸡台下，克用令军士舐食之，以骑践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视事，令将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许。李国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御使。若克用违命，臣请帅本道兵讨之，终不爱一子以负国家。”朝廷方欲使国昌谕克用，会得其奏，乃以司农卿支详为大同军宣慰使，诏国昌语克用，令迎候如常仪，除克用官，必令称惬。又以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

贬杨知温为郴州司马。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于黄梅 ,杀五万馀人 ,追斩仙芝 ,传首 ,馀党散去。

黄巢方攻亳州未下 ,尚让帅仙芝馀众归之 ,推巢为王 ,号冲天大将军 ,改元王霸 ,署官属。巢袭陷沂州、濮州。既而屡为官军所败 ,乃遣天平节度使张勣书 ,请奏之。诏以巢为右卫将军 ,令就郢州解甲。巢竟不至。

加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同平章事 ,赏救荆南之功也。

三月 ,群盗陷朗州、岳州。招讨使曾元裕屯荆、襄 ,黄巢自濮州掠宋、汴 ,乃以副使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黄巢攻卫南 ,遂攻叶、阳翟。诏发河阳兵千人赴东都 ,与宣武、昭义兵二千人共卫宫阙。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东都应援防遏使 ,并将三镇兵 ,仍听于东都募兵二千人。景仁 ,昌之孙也。又诏曾元裕将兵径还东都 ,发义成兵三千守轘辕、伊阙、河阴、武牢。

王仙芝馀党王重隐陷洪州 ,江西观察使高湘奔湖口。贼转掠湖南 ,别将曹师雄掠宣、润。诏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救宣、润。

湖南军乱 ,都将高杰逐观察使崔瑾。瑾 ,郾之子也。

黄巢引兵度江 ,攻陷虔、吉、饶、信等州。

朝廷以李克用据云中 ,夏 ,四月 ,以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 ,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 ,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诏以东都军储不足 ,贷商旅富人钱谷以供数月之费 ,仍赐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 ,监察御史告身十通 ,有能出家财助国稍多者赐之。时连岁旱、蝗 ,寇盗充斥 ,耕桑半废 ,租赋不足 ,内藏虚竭 ,无所(次)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三表自陈才短 ,不能济办 ,



乞解使务，辞极哀切。诏不许。

曹师雄寇湖州，镇海节度使裴璩遣兵击破之。王重隐死，其将徐唐莒据洪州。饶州将彭幼璋合义营兵克复饶州。

南诏遣其酋望赵宗政来请和亲，无表，但令督爽牒中书，请为弟而不称臣。诏百官议之，礼部侍郎崔澹等以为：“南诏骄僭无礼，高骈不达大体，反因一僧咕囁卑辞诱致其使，若从其请，恐垂笑后代。”高骈闻之，上表与澹争辩，诏谕解之。澹，玠之子也。

五月，丙申朔，郑畋、卢携议蛮事，携欲与之和亲，畋固争以为不可。携怒，拂衣起，袂冒砚堕地，破之。上闻之，曰：“大臣相诟，何以仪刑四海！”丁酉，畋、携皆罢为主子宾客、分司。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豆卢革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

时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贮钱自随，行施丐者，每出，襁褓盈路。有朝士以书规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盗充斥，相公宜举贤任能，纪纲庶务，捐不急之费，杜私谒之门，使万物各得其所，则家给人足，自无贫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邕州大将杜弘送段璫宝至南诏，逾年而还。甲辰，辛说复遣摄巡官贾宏、大将左瑜、曹朗使于南诏。

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不受代，与李克用合兵陷遮虏军，进击宁武及岢岚军。卢简方赴振武，至岚州而薨。丁巳，河东节度使窦浣发民塹晋阳。己未，以都押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发土团千人戍代州。土团至城北，妮队不发，求优赏。时府库空竭，浣遣马步都虞候邓虔往慰谕之，土团□虔，床舁其尸入府。



浣与监军自出慰谕，人给钱三百，布一端，众乃定。押牙田公铎给乱军钱布，从遂劫之以为都将，赴代州，浣借商人钱五万缗以助军。朝廷以浣为不才，六月，以前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河东节度使。

王仙芝馀党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节度使高骈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党多郢人，乃徙骈为镇海节度使。

沙陀焚唐林、崞县，入忻州境。

秋，七月，曹翔至晋阳。己亥，捕土团杀邓虔者十三人，杀之。义武兵至晋阳，不解甲，欢噪求优赏，翔斩其十将一人，乃定。发义成、忠武、昭义、河阳兵会于晋阳，以御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岚军，陷其罗城，败官军于洪谷，晋阳闭门城守。

黄巢寇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拒之，败于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东，开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诸州。

九月，平卢军奏节度使宋威薨。

辛丑，以诸道行营招讨使曾元裕领平卢节度使。

壬寅，曹翔暴薨。丙午，昭义兵大掠晋阳，坊市民自共击之，杀千余人，乃溃。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蔚罢为东都留守。以吏部尚书郑从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从说，馀庆之孙也。

以户部尚书、判户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

冬，十月，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节度使李可举与吐谷浑酋长赫连鐸、白义诚、沙陀酋长安庆、萨葛酋长米海万，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十一月，甲午，岢岚军翻城应沙陀。丁未，以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甲戌，黄巢陷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走。

南诏使者赵宗政还其国，中书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书意，使安潜答之。

崔季康及昭义节度使李钧与李克用战于洪谷，两镇兵败，钧战死。昭义兵还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杀之殆尽，余众自鸦鸣谷走归上党。

王郢之乱，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讨贼有功，补石镜镇将。是岁，曹师雄寇二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昌与钱塘刘孟安、阮结、富阳闻人宇、盐官徐及、新城杜棱、余杭凌文举、临平曹信各为之都将，号杭州八都，昌为之长。其后宇卒，钱塘人成及代之。临安人钱镠以骁勇事昌，以功为石镜都知兵马使。

僖宗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下乾符六年（己亥，公元八七九年）春，正月，魏王侑薨。

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梁纘分道击黄巢，屡破之，降其将秦彦、毕师鐸、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巢遂趣广南。彦，徐州人；师鐸，冤句人；罕之，项城人也。

贾宠等未至南诏，相继卒于道中，从者死亦太半。时辛说已病风痺，召摄巡官徐云虔，执其手曰：“说已奏朝廷发使入南诏，而使者相继物故，奈何？吾子既仕则思询国，能为此行乎？说恨风痺不能拜耳。”因呜咽流涕。云虔曰：“士为知己死！明公见辟，恨无以报德，敢不承命！”说喜，厚具资装而遣之。二月，丙寅，云虔至善阐城，骠信见大使抗礼，受副使以下拜。己巳，骠信使慈双羽、杨宗就馆谓云虔曰：“贵府牒欲使骠信称臣，奉表贡方物；骠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与唐约为兄弟，不则舅甥。夫兄



弟舅甥，书币而已，何表贡之有？”云虔曰：“驃信既欲为弟、为甥，驃信景庄之子，景庄岂无兄弟，于驃信为诸父，驃信为君，则诸父皆称臣，况弟与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诏为一，恩德深厚，中间小忿，罪在边鄙。今驃信欲修旧好，岂可违祖考之故事乎！顺祖考，孝也；事大国，义也；息战争，仁也；审名分，礼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云虔甚厚，云虔留善阐十七日而还。驃信以木夹二授云虔，其一上中书门下，其一牒岭南西道，然犹未肯奉表称贡。

辛未，河东军至静乐，士卒作乱，杀孔目官石裕等。壬申，崔季康逃归晋阳。甲戌，都头张锴、郭晁帅行营兵攻东阳门，入府，杀季康。辛巳，以陕虢观察使高浚为昭义节度使；以邠宁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

三月，天平军节度使张勣薨，牙将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晷讨诛之。

夏，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到官不诘盗，蜀人怪之。安潜曰：“盗非所由通容则不能为。今穷核则应坐者众，搜捕则徒为烦扰。”甲子，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失，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



境内遂无一人为盗。安潜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将賁牒诣陈、许诸州募壮士，与蜀人相杂，训练用之，得三千人，分为三军，亦戴黄帽，号黄头军。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选得千人，号神机弩营。蜀兵由是浸强。

凉王伉薨。

上以群盗为忧，王鐸曰：“臣为宰相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请自督诸将讨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

五月，辛卯，敕赐河东军士银。牙将贺公雅所部士卒作乱，焚掠三城，执孔目官王敬送马步司。节度使李侃与监军自由慰谕，为之斩敬于牙门，乃定。

泰宁节度使李系，晟之曾孙也，有口才而实无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将，奏为行营副将统兼湖南观察使，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

河东都虞候每夜密捕贺公雅部卒作乱者，族灭之。丁巳，馀党近百人称“报冤将”，大掠三城，焚马步都虞候张锴、府城都虞候郭咄家。节度使李侃下令，以军府不安，曲顺军情，收锴、咄，斩于牙门，并逐其家；以贺公雅为马步都虞候。锴、咄临刑，泣言于众曰：“所杀皆捕盗司密申，今日冤死，独无烈士相救乎！”于是军士复大噪，篡取锴、咄归都虞候司。寻下令，复其旧职，并召还其家。收捕盗司元义宗等三十馀家，诛灭之。己未，以马步都教练使硃玫等为三城斩斫使，将兵分捕报冤将，悉斩之，军城始定。

黄巢与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书，求天平节度使，二人为之奏闻，朝廷不许。巢复上表求广州



节度使，上命大臣议之。左仆射于琮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亦不许，乃议别除官。六月，宰相请除巢率府率，从之。

河东节度使李侃以军府数有乱，称疾，请寻医。敕以代州刺史康传圭为河东行军司马，征侃诣京师。秋，八月，甲子，侃发晋阳。寻以东都留守节蔚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镇海节度使高骈奏：“请以权舒州刺史郎幼复充留后，守浙西，遣都知兵马使张璘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兵马留后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臣将万人自大庾岭趣广州，击黄。巢闻臣往，必当遁逃，乞敕王鐸以所部兵三万于梧、昭、桂、永四州守险。”诏不许。

九月，黄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诟执政，急攻广州，即日陷之，执节度使李迢，转掠岭南州县。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怀，迢曰：“予代受国恩，亲戚满朝，腕可断，表不可草。”巢杀之。

冬，十月，以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充盐铁转运使，以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节度使，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容为节度使。宝，平州人也。

黄巢在岭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劝之北还以图大事，巢从之。自桂州编大筏灵数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历衡、永州，癸未，抵潭州城下。李系婴城不敢出战，巢急攻，一日，陷之，系奔朗州。巢尽杀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让乘胜进逼江陵，众号五十万。时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满万人，王鐸留其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帅众趣襄阳，云欲会刘巨容之师。鐸既去，汉宏大掠江陵，



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会大雪，僵尸满野。后旬馀，贼乃至。汉宏，兖州人也，帅其众北归为群盗。

闰月，丁亥朔，河东节度使李蔚有疾，以供军副使李邵权观察留后，监军李奉皋权兵马留后。己丑，蔚薨。都虞侯张锴、郭晁署状纳邵，以少尹丁球知观察留后。

十一月，戊午，以定州已来制置使万年王处存为义武节度使、河东行军司马，雁门关已来制置使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

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屯荆门以拒之。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馀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众乃止。全晟度江追贼，会朝廷以泰宁都将段彦谟代为招讨使，全晟亦止。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众至二十万。

康传圭自代州赴晋阳，庚辰，至乌城驿。张锴、郭晁出迎，乱刀斫杀之，至府，又族其家。

十二月，以王鐸为太子宾客、分司。

初，兵部尚书卢携尝荐高骈可为都统，至是，骈将张璘等屡破黄巢，乃复以携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凡关东节度使，王鐸、郑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是岁，桂阳贼陈彦廉陷郴州，杀刺史董岳。

僖宗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下广明元年（庚子，公元八八



零年)春,正月,乙卯朔,改元。

沙陀入雁门关,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万余人逼晋阳,辛亥,陷太谷。遣汝州防御使博昌诸葛爽帅东都防御兵救河东。

河东节度使康传圭,专事威刑,多复仇怨,强取富人财。遣前遮虏军使苏弘轸击沙陀于太谷,至秦城,遇沙陀,战不利而还,传圭怒,斩弘轸。时沙陀已还代北。传圭遣都教练使张彦球将兵三千追之。壬戌,至百井,军变,还趣晋阳。传圭闭城拒之,乱兵自西明门入,杀传圭。监军周从寓自出慰谕,乃定,以彦球为府城都虞候。朝廷闻之,遣使宣尉曰:“所杀节度使,事出一时,各宜自安,勿复忧惧。”

左拾遗侯昌业以盗贼满关东,而上不亲政事,专务游戏,赏赐无度,田令孜专权无上,天文变异,社稷将危,上疏极谏。上大怒,召昌业至内侍省,赐死。

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蒲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直五十缗。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猎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乃止。高骈奏改杨子院为发运使。

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敬瑄,许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潜镇许昌,令孜为敬瑄求兵马使,安潜不许。敬瑄因令孜得录左神策军,数岁,累迁至大将军。令孜见关东群盗日炽,阴为幸蜀之



计，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勣、罗元杲镇三川，上令四人击球赌三川，敬瑄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代安潜。

辛未，以门侍郎、同平章事郑从说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康传圭既死，河东兵益骄，故以宰相镇之，使自择参佐。从说奏以长安令王调为节度副使，前后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崇龟为节度判官，前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前进士刘崇鲁为推官。时人谓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龟、崇鲁，政会之七世孙也。时承晋阳新乱之后，日有杀掠，从说貌温而气劲，多谋而善断，将士欲为恶者，从说辄先觉，诛之，奸猾惕息。为善者抚待无疑，知张彦球有方略，百井之变，非本心，独推首乱者杀之，召彦球慰谕，悉以兵柄委之，军中由是遂安。彦球为从说尽死力，卒获其用。

淮南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等击黄巢屡捷，卢携奏以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骈乃传檄征天下兵，且广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万，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安南军乱，节度使曾衮出城避之，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归。

夏，四月，丁酉，以太仆卿李琢为蔚、朔等州招讨都统、行营节度使。琢，听之子也。

张璘渡江击贼帅王重霸，降之。屡破黄巢军，巢退保饶州，别将常宏以其众数万降。璘攻饶州，克之，巢走。时江、淮诸军屡奏破贼，率皆不实，宰相已下表贺，朝廷差以自安。

以李琢为蔚朔节度使，仍充都统。

